

2026年4月5日
星期日
值班总编：徐祝君
一版编辑：王菲
视觉/版式：虞君明
审读：黄婧
二版编辑：何菁
版式设计：汪菲菲

一座墓，一段山河记忆

□徐宏杰

去年5月下旬的一个清晨，在饱览了福建南平武夷山的奇绝风景后，我驱车来到下一站江西上饶鹅湖书院。宁上高速沿途桥隧连绵，车辆稀疏，突然，路边“赤石暴动纪念馆”的赭红色指示牌一闪而过。本人因为工作关系加之兴趣使然，一直钟意红色历史，知道这一带是闽北革命根据地核心区，但这“赤石暴动”却还是头次听说。

一个半小时后抵达铅山县鹅湖书院，才有时间解开谜团。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同室操戈的结果是叶挺等770余名被俘新四军官兵，以及从南方各省搜捕的150余名爱国人士，共计900余人被国民党第三战区囚禁于上饶集中营。1942年5月，日军发动浙赣会战，企图夹击第三战区主力，摧毁浙赣铁路沿线的中国空军基地。集中营随第三战区向闽北转移。6月17日黄昏，集中营第六中队80余名革命志士在中队秘密党支部领导下，途经福建建安（今武夷山市）赤石镇渡口时举行暴动。除少数牺牲或失败外，多数突围。经福建省委接应，与闽北游击队会合后组建抗日游击队。

于是就有了当天参观上饶集中营旧址这一临时增加的行程。

集中营旧址包括烈士陵园、茅家岭监狱旧址、周田监狱旧址、李村监狱旧址、七峰岩监狱旧址五部分。核心区烈士陵园、茅家

岭监狱旧址位于上饶信州区东侧城乡接合部的陵园路66号，总面积2平方公里。陵园依山而建，沿着百余米长的中轴线大道，往矗立在陵园最高处的革命烈士纪念碑攀登，更觉纪念碑的庄严肃穆。时近中午，一队武警战士正在训练体能，现场倒也是人气十足。

遗憾的是陵园烈士纪念馆正在升级改造，闭门谢客。所幸旁边的茅家岭监狱旧址依旧开放。旧址坐北朝南，石木混合结构。这里原为葛仙庙，面积仅有322平方米，布局近似方形，两进一天井。里面分设大禁闭室、小禁闭室、女禁闭室和关押校级以上军官的优待室4个囚房，加上管理用房，显得甚为局促。与上饶集中营其他3所监狱不同的是，茅家岭监狱关押的是意志最坚定、反抗最激烈的革命志士，相应的，这里的监管最黑暗，刑罚最残酷，被称为集中营的“狱中之狱”。我在墙上见到了几个熟悉的名字，如左翼文艺运动重要领导人冯雪峰；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担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定海籍人士陈安羽。

其实这些都是后话。一进监狱东侧大门，我最先注意到的不是那些牢房、刑具，以及墙上的照片文字，而是大门东北方向30米左右一座低矮的石砌坟冢，墓顶覆盖水泥。在一所监狱旧址出现一座江南风格的石室墓，是一件令人错愕的事情。走近见长方形的黑色大

理石墓碑上分三行镌刻着：茅家岭暴动领导人/李胜同志之墓/（1917—1984）。墓碑底座右侧镶嵌着一块同样材质的小石碑，碑文介绍李胜被俘后关押在茅家岭监狱，后作为茅家岭暴动领导者成功突围。建国后历任福州军区军事法院院长、上饶军分区政委等职，后以副军职离休。1984年10月在福州病逝。尊其生前遗愿并报经中央组织部特批，骨灰安葬于此。

茅家岭暴动是与赤石暴动齐名的上饶集中营时期我党成功领导的两次暴动。与赤石暴动发生在野外渡河时，先行上岸的革命志士趁押运的国民党军渡船尚在河中央，伺机发起暴动不同，茅家岭暴动就发生在国民党军严密监管的“模范监狱”，暴动的时机更难抉择，过程也更惊心动魄。

1942年5月25日下午，茅家岭监狱秘密党支部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准备，趁当天部分看守外出，守卫力量相对薄弱的绝佳机会，李胜、王传馥、陈子谷、宿士平、吴越5名共产党员组成的暴动委员会，当机立断发起暴动。大家赤手空拳与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卫兵搏斗，夺得轻机枪2挺、步枪8支，手榴弹38枚，砸开平时封死的西侧门，冲出了牢门。激战中，负责殿后的王传馥掷出一枚手榴弹，炸死卫兵班长，自己负伤被俘，与另一位负伤被俘的钟袁平同志一起遇害。其余24人突破敌人

三重岗哨的封锁，最终成功突围到闽北革命根据地。

从1942年虎口脱险，到1984年魂归茅家岭，李胜的人生轨迹画了一个从起点回归终点的圆，这个圆的周长是四十二载的光阴。比起王传馥、钟袁平等牺牲在集中营的200余位烈士（其中留下姓名156位），李胜是幸运的。他躲过了敌人的屠刀，迎来了革命的最终胜利。同时，这位不忘初心的革命志士，内心恐怕常常会泛起痛苦的思念。原因不难解释，风华正茂，信仰一致的战友们，转瞬之间天人永隔，这种锥心之痛是时间也无法平复的伤口。所以生命最后时刻的李胜会选择回到魂牵梦萦的茅家岭，与自己日夜思念的战友们永远相依。

行文至此，我突然想到从1984年到今天，时间又恰好过去了整整42年。这真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42年前，中国的GDP居世界第8位，经济总量只有第2位日本的23%，连四分之一都不到。而如今中国牢牢占据世界第2的位置，日本虽然还排名第4，但总量已下滑到不足中国的四分之一。这翻天覆地的跨越、这巍巍盛世，是新一代人书写的成绩单，足以告慰李胜和他的战友们。

“循环终有时，新生自此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出发。

祭无名烈士

□周永章

题序：我与部分老战友相约，自费奔赴鲁南，追溯老部队原舟嵎要塞区前身华野3纵当年的战斗足迹，寻根采风。当双脚踏上这片被热血浸透的土地，满目皆是无名烈士的墓碑静立。仅双堆集、陈官庄两座烈士陵园，便安睡着淮海战役中牺牲的10417位无名烈士，吾辈心灵，深受震撼，敬意难息。

风，还是当年的风，
掠过海岱，松涛如阵，声声诉情。
一群退役军人，肃立淮海战役旧址，
这片沃土，埋我英魂，藏我忠灵。
无姓名，无籍贯，无生辰，
唯有硝烟入骨，忠诚铸山河。

那年霜寒彻骨，战况惨烈惊天，
弹雨如鞭，烽火灼天。
丛林之中，卧雪藏兵志更坚；
炮火之下，前赴后继勇向前；
黎明之前，化作星辰照人间。

未留姓名，未负期盼，
只留冲锋身影，只留军魂如山。
你们是英雄，是未曾谋面的前辈，
是一支永不退役的劲旅，
永远驻守在淮海大地，岁岁年年。

冲锋号响，撕裂长夜漫漫，
人桥架起，踏破险阻关卡。
爆破手挺身，直扑敌堡顽顽，
通信员奔袭，生命线紧相连。

未写完的家书，压在枪托之间，
未喊完的爹娘，藏在热血心田。
轰然倒下，未留半句遗言，
一腔热血，浇透决胜中原。

无字墓碑，绝非遗忘，
是山河最重的铭记，是岁月最深的敬仰。
每道弹痕，皆为勋章闪亮，
每寸青青，皆作戎装飞扬，
每阵长风，犹传呐喊铿锵。
你们无名，却共拥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
以无名，成就不朽；以热血，铸就安宁。

我们捧上鲜花，庄严敬礼，
告慰万千英魂，声声致意：
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你们用生命换来的新中国，
早已繁花似锦，灯火万里。

我辈虽已退役，初心始终未改，
你们虽已长眠，英魂永远常在。
中华大地长风，永记壮士风采，
祖国亿万人民，永怀英烈情怀。

无名烈士，永垂不朽！
老兵在此，立下誓言：
你们未竟信仰，我们代代承继，
你们守护山河，我们誓死捍卫。

安息吧，无名的英烈！
你们从未远去，
在铿锵队列里，在嘹亮军歌里，
在薪火相传的信仰里。

此祭，敬忠魂；此心，念前辈。
风起，军魂永驻，英魂不坠。
无名，亦是万代英名，
光耀千秋，永铸丰碑！

母亲是一座灯塔

□徐国南

亲，您是一座灯塔！在我前途迷茫的时刻，您的鼓励给我指明了人生的航向。

1986年秋季，由于我工作踏实肯干，分管初中的学校领导（当时我在金塘岛某中心学校初中部任教）找我谈心，计划让我担任学校副教导，并要求我积极向党组织靠拢。这本是领导对我的信任，我却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在校园买冰棍，在师生中造成不良影响。提拔落空，入党申请书也如石沉大海。不久，邻乡某中学邀我去工作，我也想换环境，便向本校校长反映，校长没有同意，我误以为他故意刁难，与校长产生隔阂，陷入了痛苦之中。

有一天我到母亲住处，她听说了这件事，先批评了我的不是，然后又安慰我说：人生总会有磕磕碰碰，只要勇敢往前走，总会过去的！此后，我的心结慢慢解开，踏实工作。从1990年到1997年，我连续7年在校年度考核获优秀，多次被评为乡镇及区教育系统先进，教学论文多次在区、市、省级刊物发表。1997年，我凭“连续3年考核优秀”通过进城考试。此刻，我心里又默默感谢母亲：亲爱的母亲，您是一座灯塔！在我情绪低落、内心痛苦的时刻，是您给我指点迷津，引领我勇敢向前。

因怀念，故永恒

□惟楚

有一种说不清的白，医院的病床也透着一种从未见过的白，而空气中却弥漫着一种透心彻骨的冷。

可事实上，我清楚地记得，那个午后的太阳很亮，沁着如血一样的鲜红。就为了一句话不合，一个眼神不爽，一次无厘头的打架，对方竟拔刀以对。一刀，只一刀，一个16岁的生命就慢慢倒下了。当我赶到医院，他已然没了呼吸，两眼却睁着，大大的。他的妈妈坐在病床上嚎哭着，泪流满面地对我说：无论她怎样抚摸，孩子的眼睛就是闭不上！

那一刻我伸出手去，似乎想慰抚一下这个只有16岁的灵魂，告知他这个人世间是多么的狂躁、暴烈、戾气，还有说不清的欲望和堕落。但我已然感觉不到他的体温，触摸到的只是一种冰冷；感觉不到他的痛彻，涌上的只是一种伤恸。我的眼睛一热，泪水立时夺眶而出，心里默念着祈念：闭上吧，老师知道你的伤害和伤痛，知道你的冤屈与念想，一路走好，跨过地狱，前面就是光明、温暖的天堂。我轻轻地，只一个轻轻的触碰，他的双眼就合上了。

他终于合上了双眼。

谁能说苍生是公平的？对于日常的琐碎和恩怨，尘世中的人们为何是如此睚眦必报呢？除了冷漠，除了狂暴，就没有了温暖、宽容和放下吗？

又一个上午，我正在上课，有人高声叫我，说有电话。接到的却是“万国走了”噩耗。而其实，我昨晚整夜和他一起，没有合眼，陪着他。可他整夜烦躁，既没睡，又不满地走动。早上，因为赶着上课，我才从他那儿离开，怎么一转身人就没了呢？

他是蹈海而去的，从长涂港边的那条路上。也难怪他，他从小就立在娘基宫的堤岸上，看奔涌不息的海潮。他将自己的身体还给海潮了。

为何要走呢？是觉得尘世的痛苦、烦忧，

母亲如同茫茫大海中的一座灯塔，穿透重重迷雾，给了我生活的勇气、信心和希望，引领我前进的方向。

时光回溯到半个世纪前。当时高考制度刚恢复，我们这些所谓“高中毕业生”都觉得前途有了奔头，开始亲近书本。但由于自身基础薄弱，1977年、1978年两届高考接连失利。高考成败，事关人生前途和命运。虽然当时入学率仅5%左右，绝大多数考生都被拒之于大学校门之外，但我难免情绪低落，四顾茫然，如大海上一艘迷失航向的船只。母亲知道我心里难过，一次饭间便安慰我：“人生总会磕磕碰碰，但只要勇敢往前走，就会过去的。”母亲饱经风霜，历经磨难，她的前半生在黑暗的旧中国度过，经受了无数次的“磕碰”，却从未低头，光荣成为金塘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批共产党员之一。在母亲的鼓励下，我的心情慢慢好转，劳动之余，我又一头扎进书堆。母亲，犹如苍茫大海中高高矗立的灯塔，引领我走出迷雾，勇敢向前。

1979年高考那几天，烈日炎炎，我鼓足勇气步入考场。皇天不负有心人，这次我终于榜上有名。当我从邮递员手中接入学通知书时，心里默默地感激着母亲：亲爱的母

长涂是个野生的岛，它的海潮、山冈是这样，它的野菊花、杜鹃花、葛藤、毛栗也是这样，还有它的斑蝥、蜈蚣和候鸟。一到春天，漫山遍野地萌发，在路边，在废弃的屋瓦上，在季节的轮回中或绽放或枯落，一如青春的委顿与脆弱。

曾经是那么一个上午，我和我的学生们赶到倭井潭的轮渡口，赶往东剑乡的戚家岙，去看望我那个郑姓的学生、他们那位同学。见面时，他斜躺在床上，脸色憔悴，面容疲惫，两只失神的大眼睛那么无力。见到我们，似在绝望中透出希望来。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到了一种惊心动魄的渴望，那是生的渴望！我知道，他是想回到同学们的身边，回到学校。他肯定是想到“死”这个字眼了，可他还只有15岁。15岁的生命与死亡连在一起，人世间还有比这更残酷的吗？

仅仅是两个月不见，一个帅气、聪慧的孩子竟被病痛折磨成一张皮，皮里是那儿根骨头，还有那瘦骨嶙峋的颈上顶着的那颗脑袋。那一刻，我紧紧抓住他的手，似乎要传递给他一种生的温暖；告诉他学校老师和同学们都很挂念他，祝愿他早日康复，回到同学们的身边。但这些情景现在似乎都忘了，我只记得他那双大眼睛，那双失神的大眼睛，嵌在瘦得只剩下一张皮的脸上，发出电弧一样的光来。

我灼着了，烫着了，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谁能说苍生是公平的呢？在病魔面前，生命的花朵在病痛的摧残中是一种怎样的绝望！除了绝望和泪水，花样的岁月还有什么？

又一年那个上午，天阴阴的，空气中弥漫着雨丝的味道。在离浪荡岗还有一段路的定海湾村落里，我又送别了一个学生。山道弯弯，茅柴深深，一路上白幡飘动，哀声如咽。虽过去了好几天，可我的眼前仍恍惚着那天午后的白——似乎，那天医院的墙壁上